求闕齋弟子記

求闕齋弟子記卷十九

東湖王定安纂

志操上

道光二十二年公在京自立課程十二條

一敬　整齊嚴肅　無時不懼　無事時心在腔子裏　應事時專一不雜　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二靜坐　每日不拘何時靜坐四刻　體驗來復之仁心　正位凝命如鼎之鎮

三早起　黎明即起醒後勿黏戀

四讀書不二　一書未點完斷不看他書東翻西閱徒務外爲

人

五讀史　丙申年購廿三史家大人曰爾借錢買書吾不惜爲爾彌縫爾能圈點一徧則不負我矣嗣後每日點十葉間斷不孝

六謹言　刻刻留心是工夫第一

七養氣　氣藏丹田　無時不可對人言之事

八保身　奉家大人手諭曰節勞節欲節飲食　時時當作養病

九日知所亡　每日讀書記錄心得語有求深意是徇人

十月無忘所能　每月作詩文數首以驗積理之多寡養氣之

盛衰　不可一味耽著最易溺心喪志

十一作字　早飯後作字半時凡筆墨應酬當作自己課程

凡事不可待明日愈積愈難清

十二夜不出門　曠功疲神切戒切戒

公官翰林與倭艮峯仁唐鏡海鑑吳竹如廷棟輩講學日記言行互相質證名其室曰養德養身緜緜遯遯之室仿程氏讀書日程之意爲緜緜遯遯之室日記其說曰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極中而天地位此緜緜者由動以之靜也自謹愼而精之以至於極和而萬物育此遯遯者由靜以之動也由靜之動有神主之由動之靜有鬼司之終始往來一以貫之每日自課以八

事曰讀書曰靜坐曰屬文曰作字曰辦公曰課子曰對客曰復信觸事有見則別識於其眘

公與劉茉雲傳瑩友善以道義相砥礪常自作聯語屬劉書之曰道德文章志歐陽子光明磊落晞司馬公

公嘗書於座右曰三經三史三子三集三實或請其目公曰三經者易書詩也三史者史記漢書通鑑也三子者孟子莊子韓昌黎也三集者昭明文選及余選經史百家雜鈔十八家詩鈔也三實者考禮尙實小學尙實用兵尙實也

公讀書隨筆記注分爲五門曰茶餘偶談曰過隙影曰饋貧糧曰詩文鈔曰詩文草

公作五箴以自警曰少不自立荏苒遂泊今茲蓋古人學成之年而吾碌碌尚如斯也不其戚矣繼是以往人事日紛德業日損下流之赴抑又可知夫疾疾所以益智逸豫所以亡身僕以中材而履安順將欲刻苦而自振拔諒哉其難之歟作五箴以自創云

煌煌先哲彼不猶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聰明福祿予我者厚哉棄天而佚是及凶災積悔累千其終也已往者不可追請從今始荷道以躬輿之以言一息尚存永矢弗諼　右立志箴

天地定位二五儴胎鼎焉作配實曰三才儼恪齊明以凝女命女之不莊伐生戕性誰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無成慢人者

反爾縱彼不反亦長吾驕人則下女天罰昭昭 右居敬箴

齋宿日觀天雞一鳴萬籟俱息但聞鐘聲後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慑誰敢予侮豈伊避人日對三軍我慮則一彼紛不紛馳騖半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殆擾擾以終古 右主靜箴

巧語悅人自擾其身閑言送日亦攪女神解人不誇誇者不解道聽塗說智笑愚駭駭者終明謂女賈欺笑者鄙女雖矢猶疑尤悔既叢銘以自攻銘而復蹈嗟女既耄 右謹言箴

自吾識字百歷及茲二十有八載則無一知義者所折閱時而鄙故者既拋新者旋徙德業之不常日為物遷爾之再食曾未聞或愆黍稷之增久乃盈斗天君司命敢告馬走 右有恆箴

公嘗作雜文二十餘篇以自勖勵曰勉强曰才德曰誠神曰言命曰功效曰忠勤曰才用曰陽剛曰名望曰儒緩曰居業曰悔吝曰赦曰氣節曰傲曰禮曰克勤小物曰君子小人曰世澤曰英雄誡子弟曰漢文帝曰周亞夫謹錄如左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人性本善自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本性日失故須學焉而後復之失又甚者須勉强而後復之喪之哀也不可以僞爲者也然衰麻苫塊覩物而痛創自至躃踊號呼變節而涕洟隨之是亦可勉强而致哀也祭之敬也不可以僞爲者也然自盥至薦將之以盛心自

朝至昃勝之以強力是亦可以勉強而致敬也與人之和也不可以僞爲者也然揖讓拜跪人不答而已則下之筐篚籩豆薦不足而文則先之是亦可以勉強而致和者也凡有血氣必有爭心人之好勝誰不如我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強恕之事也一日強恕日日強恕一事強恕事事強恕久之則漸近自然以之修身則順而安以之涉世則諧而祥孔子之告子貢仲弓孟子之言求仁皆無先於此者若不能勉強而聽其自至以頑鈍之質而希生安之效見人之氣質與己不合則隔膜棄置甚或加之以不能堪不復能勉強自抑舍己從人傲惰彰於身乖戾著於外鮮不及矣莊子有言刻覈太甚則人將以不肖

之心應之蕫生有言勉强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則德日進而大有功至哉言乎故勉强之爲道甚博而端自强恕始

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於子順子順以魯仲連對王曰魯仲連强作之者非體自然也子順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與體成則自然也余觀自古聖賢豪傑多由强作而臻絶詣淮南子曰功可强成名可强立中庸曰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近世論人者或曰某也向之所爲不如是今强作如是是不可信沮自新之途而長偷惰之風莫大乎此吾之觀人亦嘗有因此而失賢才者追書以志吾過　右勉强

司馬溫公曰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余謂德與才不可偏量譬之於水德在潤下才即其載物溉田之用譬之於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楫棟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瀾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葉德而無才以輔之則近於愚人才而無德以主之則近於小人世人多不甘以愚人自居故自命每願爲有才者世人多不欲與小人爲緣故觀人每好取有德者大較然也二者既不可兼與其無德而近於小人毋寧無才而近於愚人自修之方觀人之術皆以此爲衡可矣吾生平短於才愛我者或謬以德器相許實則雖曾任艱鉅自問僅一愚人幸不自私智詭譎鑿

其愚倘可告後昆耳 右才德

大聖固由生知而其平生造次克念精誠亦迥異於庸眾聞韶盡善則忘味至於三月讀易寡過則韋編至於三絕文王則如見於琴周公則屢入於夢至誠所積神奇應焉故麟見郊而拭感鳳不至而興歎蓋其平日力學所得自信為天地鬼神所不違也即至兩楹夢奠之際禱神為臣之請亦皆守禮循常校然不欺其後曾子易簀誦戰兢之詩而自幸知免猶有聖門一息不懈之風後世若邵子之終馬程諸人咸集朱子之沒黃蔡諸子并臨亦皆神明朗徹不負所學昔人云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若非精誠積於畢生神志寧於夙昔豈能取辦於臨時

哉　右誠神

孟子言治亂興衰之際皆由人事主之初不關乎天命故曰以齊王由反手也曰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皆以人謀而操必勝之權所謂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也董子亦曰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與孟子之言相合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天之未喪斯文匡人其如予何亦似深信在已者之有權然鳳鳥不至河不出圖有吾已矣夫之歎又似以天命歸諸不可知之數故其答子服景伯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語南宮适曰君子若人尚德若人隱然以天命為難測聖賢之言微旨不同在學者默會之焉耳　右言命

天下之事有其功必有其效功未至而必效之遽蹶則妄矣未施德於民而欲民之德我未施信於民而欲民之信我鹵莽而耕滅裂而耘而欲收豐穰十倍之利此必不得之數也在易恒之初六曰浚恒貞凶无攸利胡氏瑗釋之曰天下之事必皆有漸在乎積日累久而後能成其功是故爲學既久則道業可成聖賢可到爲治既久則教化可行堯舜可至若是之類莫不由積日累久而後至固非驟而及也初六居下卦之初爲事之始責其長久之道永遠之效是猶爲學之始欲亟至於周孔爲治之始欲化及於堯舜不能積久其事而求常道之深故於貞正之道見其凶也无攸利者以此而往必無所利孔子曰欲速則

不遠是故君子之用功也如雞伏卵不舍而生氣漸充如燕營巢不息而結構漸牢如滋培之木不見其長有時而大如有本之泉不舍晝夜盈科而進放乎四海但知所謂功不知所謂效而效亦徐徐以至也

嵇康曰夫爲稼於湯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於焦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此言有一分之功必有一分之效也程子曰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工夫到者裹則自有此應此言有眞積力久之功而後有高厚悠久之效也孟子曰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謂其人曰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

稿矣此言不俟功候之至而遽期速效反以害之也蘇軾曰南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北方之勇者生不識水問於沒人而求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此言不知致功之方而但求速效亦反以害之也

苟有富必能潤屋苟有德必能潤身不必如孔子之溫良恭儉孟子之睟面盎背而後爲符驗也凡盛德之君子必有非常之儀範是眞龍必有雲眞虎必有風不必如程門之游楊尹謝朱門之黃蔡陳李而後爲響應也凡脩業之大人必有景從之徒黨斯二者其幾甚微其效甚著非實有諸己烏可倖致哉右功效

開國之際若漢唐之初異才畸士豐功偉烈飈舉雲興蓋全係乎天運而人事不得與其間至中葉以後君子欲有所建樹以濟世而康屯則天事居其半人事居其半以人事與天事爭衡莫大乎忠勤二字亂世尙巧僞惟忠者可以革其習末俗多趨偷惰惟勤者可以遏其流忠不必有過人之才智盡吾心而已矣勤不必有過人之精神竭吾力而已矣能剖心肝以奉至尊忠至而智亦生焉能苦筋骸以捍大患勤至而勇亦出焉余觀近世賢哲得力於此二字者頗不乏人余亦忝附諸賢之後謬竊虛聲而於忠勤二字自媿十不逮一吾家子姪倘將來有出任艱巨者當勵忠勤以補吾之闕憾忠之積於平日者則自不

妄語始勤之積於平日者則自不晏起始　右忠勤

雖有良藥苟不當於病不逮下品雖有賢才苟不適於用不逮庸流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犛牛不可以捕鼠騏驥不可以守閭千金之劍以之析薪則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墾田則不如耜當其時當其事則凡材亦奏神奇之效否則鉏鋙而終無所成故世不患無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適宜也魏無知論陳平曰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當戰爭之世苟無益勝負之數雖盛德亦無所用之余生平好用忠實者流今老矣始知藥之多不當於病也　右才用

漢初功臣惟樊噲氣質較粗不能與諸賢並論淮陰侯所羞與

為伍者也然吾觀其人有不可及者二沛公初入咸陽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噲輒諫止謂此奢麗之物乃秦之所以亡願急還霸上無留宮中一也高祖臥病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噲獨排闥直入諫之以昔何其勇今何其憊且引趙高之事以為鑒二也此二事者乃不媿大人格君心者之所為蓋人稟陽剛之氣最厚者其達於事理必有不可掩之偉論其見於儀度必有不可犯之英風噲之鴻門披帷拔劍割彘與夫霸上還軍之請病中排闥之諫皆陽剛之氣之所為也未有無陽剛之氣而能六有立於世者有志之君子養之無害可耳　右陽剛

知識愈高則天之所以責之者愈厚名望愈重則鬼神之所以伺察者愈嚴故君子之自處不可與衆人絜量長短以爲己之素所自期者大不肯自欺其知識以欺天也己之名望素尊不肯更以鄙小之見貽譏於神明也右名望

論語兩稱敏則有功敏有得之天事者才藝贍給裁決如流此不數數覯也有得之人事者人十己千習勤不輟中材以下皆可勉焉而幾余性魯鈍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讀不能終一行他人頃刻立辦者余或沉吟數時不能了友人鹽湖周弢甫騰虎嘗謂余儒緩不及事余亦深以舒緩自愧左傳齊人責魯君不答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皐數年不覺使我高蹈惟其儒

書以爲二國憂言魯人好儒術而失之臯緩故二國輿師來問也漢書朱博傳齊部舒緩養名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爲俗耶皆斥罷諸吏門下椽贛遂耆老大儒拜起舒遲博謂贛老生不習吏禮令主簿教之拜起閑習又以功曹官屬多褒衣大袑不中節度敕令椽吏皆去地二寸此亦惡儒術之舒緩不足了事也通鑑涼驃騎大將軍宋混曰臣弟澄政事愈於臣但恐儒緩機事不稱耳胡三省注曰凡儒者多務舒緩而不能應機以趨事赴功大抵儒術非病儒而失之疏緩則從政多積滯之事治軍少可趁之功 右儒緩

古者英雄立事必有基業如高祖之關中光武之河內魏之兗

州唐之晉陽皆先據此爲基然後進可以戰退可以守君子之學道也亦必有所謂基業者大抵以規模宏大言辭誠信爲本如居室然宏大則所宅者廣託庇者衆誠信則植址甚固結構甚牢易曰寬以居之謂宏大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謂誠信也大程子曰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誠便是忠信脩省言辭便是要立得這忠信若口不擇言逢事便說則忠信亦被汨沒動盪立不住了國藩按立得住卽所謂居業也今世俗言興家立業是也子張曰執德不宏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亦謂苟不能宏大誠信則在我之知識浮泛動盪指爲我之所有也不可指爲我之所無也亦不可是則終身

無可居之業程子所謂立不住者耳　右居業

吉凶悔吝四者相爲循環吉非有祥瑞之可言但行時措之咸宜無有人非鬼責是卽謂之吉過是則爲吝矣天道忌滿鬼神害盈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易爻多言貞吝易之道當隨時變易以處中當變而守此不變則貞而吝矣凡行之而過無論其非義也卽盡善之舉盛德之事稍過則吝隨之余官京師自名所居之室曰求闕齋恐以滿盈致吝也人無賢愚遇凶皆知自悔悔則可免於災戾故曰震无咎者存乎悔動心忍性斯大任之基側身脩行乃中興之本自古成大業者未有不自困心橫慮覺悟知非而來者也吝則馴致於凶悔則漸趨於吉故大易之

道莫善於悔莫不善於吝吾宗子弟將欲自修而免於督尤有二語焉曰無好怪異之事常存省過之心　右悔吝

牧馬者去其害馬而已牧羊者去其亂羣而已牧民之道何獨不然諸葛武侯治蜀有言公惜赦者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蜀人稱亮之賢厥後費禕秉政大赦河南孟光責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國藩嘗見家有不肖之子其父曲宥其過衆子相率而日流於不肖又見軍士有失律者主者鞭責不及數又故輕貰之厥後衆士傲慢常戲

侮其管轄之官故知小仁者大仁之賊多赦不可以治民溺愛不可以治家寬縱不可以治軍右赦

自好之士多講氣節講之不精則流於傲而不自覺風節守於己者也傲則加於人者也漢蕭望之初見霍大將軍光不肯露索挾持主仲翁譏之望之曰各從其志魏孫資劉放用事辛毗不與往來其子敞諫之毗正色曰吾立身有本末就與孫劉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宋顧凱之不肯降意於戴法興等蔡興宗嫌其風節太峻覬之曰辛毗有言孫劉不過使我不爲三公耳人禀命有定分非智力可移因命弟子原作定命論以釋之此三事者皆風節守之於己者也若汲黯不下張湯宋璟

不禮王毛仲此自位高望尊得行其志已不得以風節目之矣然猶不得謂之傲也以傲加人者若蓋寬饒之於許伯孔融之於曹操此傲在言辭者也嵇康之於鍾會謝靈運之於孟顗此傲在神理者也殷仲文之於何無忌王僧達之於路瓊之此傲在儀節者也息夫躬歷詆諸公暨豔彈射百僚此傲在奏議者也此數人者皆不得令終大抵人道害盈鬼神福謙傲者內恃其才外溢其氣其心已不固矣如蓋孔嵇謝殷王等僅以加諸一二人猶且無德不報有毒必發若息夫躬暨豔之遍忤同列安有幸全之理哉

裴子野曰夫有逸羣之才必思冲天之據蓋俗之量則僨常均

之下其能守之以道將之以禮殆爲鮮乎大抵懷才負奇恆冀人以異眼相看若一概以平等視之非所願也韓信含羞於噲等彭寵積望於無異彼其素所挾持者高誠不欲與庸庸者齊耳君子之道莫善於能下人莫不善於矜以齊桓公之盛業葵邱之會微有振矜而叛者九國以關公之忠勇一念之矜則身敗於徐晃地喪於呂蒙以大禹之聖而伯益贊之以滿招損謙受益以鄭伯之弱而楚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不自恃者雖危而得安自恃者雖安而易危自古國家往往然也故挾貴挾長挾賢挾故挾勳勞皆孟子之所不答而怙寵怙侈怙非怙亂皆春秋士大夫之所深譏爾

右氣節 做

古之君子所以盡其心養其性者不可得而見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則一秉乎禮自內焉者言之舍禮無所謂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禮無所謂政事故六官經制大備而以周禮名書春秋之世士大夫知禮善說辭者常足以服人而强國戰國以後以儀文之瑣爲禮是女叔齊之所譏也荀卿張載兢兢以禮爲務可謂知本好古不逐乎流俗近世張爾岐氏作中庸論淩廷堪氏作復禮論亦有以窺見先王之大原秦蕙田氏輯五禮通考以天文算學錄入爲觀象授時門以地理州郡錄入爲體國經野門於著書之義例則或駁而不精其於古者經世之禮之無所不該則未爲失也 右禮

古之為大業者多自克勤小物而來百尺之樓基於平地千丈之帛一尺一寸之所積也萬石之鍾一銖一兩之所累也文王之聖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仲山甫夙夜匪懈其勤若此則無小無大何事之敢慢哉諸葛忠武為相自杖罪以上皆親自臨決杜慧度為政纖密一如治家陶侃綜理密微雖竹頭木屑皆儲為有用之物朱子謂為學須銖積寸累為政者亦未有不由銖積寸累而克底於成者也秦始皇衡石量書魏明帝自案行尚書事隋文帝衞士傳餐皆為後世所譏以為天子不當親理細事余謂天子或可不親細事若為大臣者則斷不可不親陳平之問錢

穀不知問刑獄不知未可以爲人臣之法也凡程功立事必以目所共見者爲效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苟爲博物君子必見其著述滿家鈔撮累篋苟爲躬行君子必見其容色之晬盎徒黨之感慕苟善治民必見其所居民悅所去民思苟善治軍必見其有戰則勝有攻則取若不以目所共見者爲效而但憑心所懸揣者爲高則將以虛薄爲辯而賤名檢以空望爲賢而笑勤恪何晏鄧颺之徒流風相扇高心而空腹尊己而傲物大事小事皆墮壞於冥昧之中親者賢者皆見拒於千里之外以此而冀大業之成不亦悖哉孔子許仲弓南面之才而雍以居敬爲行簡之本蓋必能敬乃無廢事也我 宣宗成

皇帝臨御三十年勤政法　祖每日寅正而興省覽章奏卯正
而畢百無留滯道光二十九年　聖躬不豫自夏徂冬猶力疾
治事不趨簡便三十年正月十四日始命　皇四子代閱章奏
召見大臣即　今上皇帝也對事甫畢而　宣宗龍馭上賓蓋
以七十　天子篤病半載其不躬親庶政者僅彌留之頃耳爲
人臣者其敢自暇自逸以不親細事自諉乎　右克勤小物
陳容有言曰仁義豈有常蹈之則爲君子違之則爲小人大哉
言乎仁者物我無間之謂也一有自私之心則小人矣義者無
所爲而爲之謂也一有自利之心則小人矣同一日也朝而公
正則爲君子夕而私利則爲小人同一事也初念公正則爲君

子轉念私利則爲小人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所爭只在幾微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一不如是則流入小人而不自覺矣所謂小人者識見小耳度量小耳井底之蛙所窺幾何而自以爲絕倫之學遼東之豕所異幾何而自以爲蓋世之勳推之以孑孑爲義以硜硜爲信以齗齗爲廉此皆識淺而易以自足者也君臣之知須積誠以相感而動疑主恩之過薄朋友之交貴積漸以相孚而動怨知己之罕覯甚或兄弟不相容夫婦不相信父子不相亮此皆量褊而易以滋疑者也君子則不然廣其識則天下之大棄若敝屣堯舜之業視若浮雲宏其度則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己所不欲無施

於人爲有所謂自私自利者哉不此之求而詡詡然號於衆曰吾君子也當其自詡君子深信不疑之時識者已嗤其爲小人矣右君子小人

士大夫之志趣學術果有異於人者則脩之於身式之於家必將有流風餘韻傳之子孫化行鄉里所謂君子之澤也就其最善者約有弍端曰詩書之澤曰禮讓之澤曰稼穡之澤詩書之澤如韋玄成議禮王吉傳經虞魏之昆顧陸之裔代有名家不可殫述我　朝如桐城張氏自文端公而下鉅卿碩學世濟其美宣城梅氏自定九徵君以下世精算學其六世孫伯言郎中曾亮自謂莫紹先緒而所爲古文詩篇一時推爲祭酒高郵王

氏自文肅公安國以下世爲名儒而懷祖先生訓詁之學實集古今之大成國藩於此三家者常低徊歎仰以爲不可及禮讓之澤如萬石君之廉謹富平侯之敬愼唐之河東柳氏宋之藍田呂氏門庭之內彬彬焉有君子之風余所見近時搢紳未有崇禮法而不興習傲慢而不敗者稼穡之澤惟周家開國豳風陳業述生理之艱難導民風於渟厚有味乎其言之近世張敦復之恆產瑣言張楊園之農書用意至爲深遠國藩竊以爲稼穡之澤視詩書禮讓之澤尤爲可大可久吾祖光祿大夫星岡公嘗有言曰吾子孫雖至大官家中不可廢農圃舊業懿哉至訓可爲萬世法已

右世澤

古之英雄意量恢拓規模宏遠而其訓誡子弟恆有恭謹斂退之象劉先主臨終敕太子曰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西涼李暠手令戒諸子以爲從政者當審慎賞罰勿任愛憎近忠正遠佞諛勿使左右竊弄威福毀譽之來當研覈眞僞聽訟折獄必和顏任理愼勿逆詐億必輕加聲色務廣諮詢勿自專用吾涖事五年雖未能息民然含垢匿瑕朝爲寇讎夕委心膂粗無負於新舊事任公平坦然無累初不容懷有所損益計近則如不足經遠乃爲有餘庶亦無愧前人也宋文帝以弟江夏王義恭都督荊湘等八州諸軍事爲書戒之

曰天下艱難家國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豈可不感尋王業大懼負荷汝性褊急志之所滯其欲必行意所不存從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念裁抑衞青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于矯性齊美關羽張飛任偏同弊行己舉事深宜鑒此若事異今日嗣子幼蒙司徒當周公之事汝不可不盡祇順之理爾時天下安危決汝二人耳汝一月自用錢不可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西楚府舍畧所諳究計當不須改作日求新異凡訊獄多決嘗時難可逆慮此實爲難至訊日虛懷博盡愼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而從之美自歸己不可專意自決以矜獨斷之明也名器深宜愼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

爵賜尤應裁量吾於左右雖爲少恩如聞外論不以爲非也以貴陵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此易達事耳聲樂嬉遊不宜令過蒱酒漁獵一切勿爲供用奉身皆有節度奇服異器不宜興長又宜數引見佐史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無因得盡人情人情不盡復何由知衆事也數君者皆雄才大畧有經營四海之志而其教誡子弟則約旨卑思斂抑已甚伏波將軍馬援亦曠代英傑而其誡兄子書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得而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也甯死不願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愼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

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此亦謙謙自將斂其高遠之懷即於卑邇之道蓋不如是則不足以自致於久大藏之不密則放之不準蘇軾詩始知眞放本精微即此義也 右英雄誡子弟

天下惟誠不可掩漢文帝之謙讓其出於至誠者乎自其初至代邸西鄉讓三南鄉讓再已歉然不敢當帝位之尊厥後不肯建立太子增祀不肯祈福與趙佗書曰側室之子曰棄外奉藩日不得不立臨終遺詔戒重服戒久臨戒厚葬蓋始終自覺不

稱天子之位不欲享至尊之奉至於馮唐眾辱而卒使盡言吳王不朝而賜以几杖句羣臣言朕過失匡朕不逮其謙讓皆發於中心惻怛之誠蓋其德爲三代後僅見之賢主而其心則自愧不稱帝王之職而已矣夫使居高位者而常存愧不稱職之心則其過必鮮況大君而存此心乎吾嘗謂爲大臣者宜法古帝王者三事舜禹之不與也大也文王之不遑也勤也漢文之不稱也謙也師此三者而出於至誠其免於戾矣乎　右漢文帝

周亞夫剛正之氣已開後世言氣節者之風觀其細柳勞軍天子改容已凜然不可犯厥後將兵不救梁王之急不肯侯王信不肯王匈奴六人皆秉剛氣而持正論無所瞻顧無所屈撓後

世西漢若蕭望之朱雲東漢若楊震孔融之徒其風節略與相近不得因其死於非命而薄之也惟其神鋒太儁贍矚太尊亦頗與諸葛恪相近是乃取禍之道君子師其剛而去其傲可耳

右周亞夫

倭艮峯謂人心善惡之幾與國家治亂之幾相通此言最切當

吳竹如言敬字最好予謂須添一和字則所謂敬者方不是勉強把持卽禮樂不可斯須去之意

誦養氣章似有所會願終身私淑孟子雖造次顚沛皆有孟子在前須臾不離或到死之日可以仰希萬一

果能據德依仁卽使遊心於詩字雜藝亦無在不可靜心養氣

如作詩之時祇是要壓倒他人要取名譽此豈復有爲已之志乎

凡事之須逐日檢點者一日姑待後來補救則難矣況進德修業之事乎

言物行恆誠身之道也萬化基於此矣余病根在無恆故家內瑣事今日立條例明日又散漫下人無常規可循將來涖衆必不能信作事必不能成戒之

數日心沾滯於詩總由心不靜故不專一當力求主一之法誠能主一養得心靜氣恬到天機活潑之時即作詩亦自無妨我今尚未也徒以浮躁之故一日之間情志屢遷耳

客來示以時藝讚歎語不由中予此病甚深孔子之所謂巧令孟子之所謂餂其我之謂乎以爲人情好譽非是不足以悅其心試思此求悅於人之念君子乎女子小人乎且我誠能言必忠信不欺人不妄語積久人自知不讚人亦不怪苟有試而譽人人且引以爲重若日日譽人人必不重我言矣

吳竹如說理實有體驗言舍敬字別無下手之方總以嚴肅爲要自問亦深知敬字是喫緊下手處然每日自旦至夜瑟僩赫喧之意曾不可得行坐自如總有放鬆的意思及見君子時又偏覺整齊些是非謂掩著者耶

讀書窮理不辨得極虛之心則先自窒矣

每日游思多半是要人説好爲人好名可恥而好名之意又自謂比他人高一層此名心之癥結於隱微者深也

不能主一之咎由於習之不察由於志之不立而實由於知之不眞若眞見得不主一之害心廢學便如食烏喙之殺人則必主一矣不能主一無擇無守則雜念念在四書五經上亦只算游思雜念心無統攝故也況本爲歧念乎

欲節勞而游思仍多心動則神疲靜則神裕不得遂以曠功坐廢爲敬身所謂認賊作子也

艮峯前輩言無間最難聖人之純亦不已顏子之三月不違此不可學即日月之至亦非諸賢不能至至字煞宜體會我輩但

宜繼繼續續求其時習而說

唐鏡海先生言最是靜字工夫要緊大程夫子是三代後聖人亦是靜字工夫足王文成亦是靜字有工夫所以他能不動心若不靜省身也不密見理也不明都是浮的總是要靜又曰凡人皆有切身之病剛惡柔惡各有所偏溺焉既深動輒發見須自己體察所溺之病終身在此處克治余比告先生謂素有忿很不顧氣習偏於剛惡既而自究所病只是好動不好靜先生兩言葢對症下藥也務當力求主靜使神明如日之升卽此以求其繼繼續續者卽所謂緝熙光明也知此而不行眞暴棄矣存心則緝熙光明如日之升修容則正位凝命如鼎之鎭內外

交修敬義挾持何患不上達

馮樹堂言舍靜坐更無下手處能靜坐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因敎我焚香靜坐之法所言皆閱歷語靜中眞味煞能領取又言心與氣總折不開心微浮則氣浮矣氣散則心亦散矣此卽孟子所謂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

自立志自新以來至今五十餘日未曾改得一過此後眞須徹底蕩滌一絲不放鬆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務求息息靜極使此生意不息

萬化始於閨門除刑于以外無政化除用賢以外無經濟

每日過惡不外乎多言不外乎要人說好

高景逸先生云接教言連日精神不暢此不可放過凡天理自然通暢和樂不通暢處皆私欲也當時刻喚醒不令放倒

凡喜譽惡毁之心卽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於此關打不破則一切學問才智適足以欺世盜名

將盡之膏豈可速之以風萌蘖之木豈可牧之以牛羊苟失其養無物不消況我之血氣素虧者乎今惟有日日靜養節嗇欲愼飲食寡思慮而已

寫字時心稍定便覺安恬些可知平日不能耐不能靜所以致病也寫字可以驗精力之注否擬此後卽以養心

濟世以匡主德結人心求賢才爲要餘皆末節耳

記云君子莊敬日强苟日日安肆日日衰薾欲其强得乎譬諸草木志之不立本則撥矣是知千言萬語莫先於立志也

凡辦公事須視如己事將來爲國爲民亦宜處處視如一家一身之圖方能親切又不可稍有要譽的意思

聞劉覺香先生言渠作外官景况之苦愈知我輩舍節儉別無可以自立若冀倖得一外官以彌縫罅漏缺瘠則無以自立缺肥則不堪問矣可不懼哉

考試之有得失猶歲之有豐歉也有耕而卽期大有是貪天也然絕不施耕耨之功不已棄天乎我則身爲惰農而翻笑穮蓘爲多事傎孰甚矣

何子貞在國史館每日手鈔十頁錄東華錄所不載而事有關繫者約鈔五千字余服其敏而好學

莊子曰美成在久驟而見信於世者其相信必不固驟而得名於時者其爲名必過情君子無赫赫之稱無驟著之名猶四時之運漸成歲功使人不覺則人之相孚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矣

有義理之學有詞章之學有經濟之學有考據之學義理之學卽宋史所謂道學也在孔門爲德行之科詞章之學在孔門爲言語之科經濟之學在孔門爲政事之科考據之學卽今世所謂漢學也在孔門爲文學之科此四者闕一不可予於四者畧

涉津涯而天質魯鈍萬不能造其奧窔惟取其尤要者而日日
從事庶以漸磨之久而漸有所開義理之學吾之從事者二書
焉曰四子書曰近思錄詞章之學吾之從事者二書焉曰曾氏
讀古文鈔曰曾氏讀詩鈔二書皆尙未纂集成書然胷中已有
成竹矣經濟之學吾之從事者二書焉曰會典曰皇朝經世文
編考據之學吾之從事者四書焉曰易經曰詩經曰史記曰漢
書此十種者須要爛熟於心中凡讀他書皆附於此十書如室
有基而丹雘附之木有根而枝葉附之如雞伏卵不稍歇而使
冷如蛾成垤不見異而思遷其斯爲有本之學乎
知己之過失即自爲承認立地改去毫無吝惜之心此最難事

豪傑之所以爲豪傑聖賢之所以爲聖賢便是此等處磊落過人能透過此一關寸心便異常安樂省得多少膠葛省得多少遮掩裝飾醜態

書味深者面自粹潤保養完者神自充足此不可以僞爲必火候既到乃有此驗

盜虛名者有不測之禍負隱慝者有不測之禍懷忮心者有不測之禍

有蕭寬饒諸葛豐之勁節必兼有山巨源謝安石之雅量於是乎言足以興默足以容否則嶢嶢易缺適足以取禍也雅量雖由於性然亦恃學力以養之惟以聖賢律己躬自厚而薄責於

人則度量閎深矣

除卻進德修業乃是一無所恃所謂把截四頭路也若不日日向上則人非鬼責身敗名裂不旋踵而至矣可不懼哉

治心之道先去其毒陽惡曰忿陰惡曰慾治身之道必防其患剛惡曰暴柔惡曰慢治口之道二者交惕曰愼言語曰節飲食凡此數端其藥維何禮以居敬樂以導和陽剛之惡和以宜之陰柔之惡敬以持之飲食之過敬以儉之言語之過和以斂之敬極肅肅和極雍雍穆穆綿綿斯爲德容在於外實根於內動靜交養睟面盎背

余因公憤私憂展轉不能去懷因思邵子所謂觀物莊子所謂

觀化程子所謂觀天地生物氣象須要放大心胸游心物外乃能絕去一切繳繞鬱抱煩悶不寧之習

淡泊明志少時常服膺斯言今老矣忿不能懲慾不能窒客氣聚於上焦深用愧慽古人所以貴於爲道日損也

本朝博學之家信多閎儒碩士而其中爲人者多爲己者少顧閻並稱顧則爲己閻則不免人之見者存方劉姚並稱方姚爲己劉則不免人之見者存其達而上者李厚庵朱可亭秦味經則爲己之數多紀曉嵐阮芸臺則不免人之見者存學者用力固宜於爲己爲人之界分別明白然後審端致功種桃得桃種杏得杏未有根本不正而枝葉先暢茂者也

人心所以擾擾不定者只爲不知命陶淵明白香山蘇子瞻所以受用者只爲知命吾涉世數十年而有時猶起計較之心若信命未至者深可媿也

咸豐五年在南康景象最苦六年在江西省城亦以徧地皆賊岡事多猜疑心不舒暢此外四年在九江月餘七年在瑞州月餘亦無佳興去年住建昌五箇月雖軍事無起色而意興較好本年在撫州所居謝氏宅頗寬後有高樓俯臨城闉外瞰盱江境況較昔年遠勝也

朝聞道而夕死殊不易易聞道者必眞知而篤信之吾輩自己先不能以自信心中已無把握焉能聞道

養氣章末四節言孔子所以異於伯夷伊尹者不在高處而在平處不在濬處而在汚處汚者平也下也庸也夷尹之聖以其濬高而異衆人也宰我之論堯舜以勳業而隆孔子以並無勳業而汚子貢之論百王以禮樂而隆孔子以無禮樂而汚有若之論他聖人以出類拔萃而隆孔子以即在類萃之中而汚以汚下而同於衆人此其所以異於夷尹而爲生民所未有也不知命不知禮不知言三者論語以殿全篇之末頁有深意若知三者而益之以孟子取人爲善與人爲善之義庶幾可爲完人矣

庶事百技皆先立定規模後求精熟學聖亦如此顏子未達一

間只是欠熟了故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讀書之道杜元凱稱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若見聞太寡蘊蓄太淺譬猶一勺之水轉相灌注豈有潤澤豐美之象故君子不可以小道自域也

讀張文端公聰訓齋語文和公澄懷園語此老父子學問亦以命爲第一義

鄉人有終年賭博而破家者語人曰吾賭則輸矣而賭之道精矣因思從古聖賢未有不由勉強以幾自然由閱歷悔悟以幾成熟者程子解孟子苦勞餓乏拂亂動忍等語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亦與賭輸而道精之義爲近

孔子所謂性相近習相遠上智下愚不移者凡事皆然卽以圍棊論生而爲國手者上智也屢學而不知局道不辨死活者下愚也此外則皆相近之姿視乎教者何如教者高則習之而高矣教者低則習之而低矣以作字論生而筆姿秀挺者上智矣屢學而拙於蠆芽者下愚也此外則相近之姿視乎教者何如教者鍾王則眾習於鍾王矣教者蘇米則眾習於蘇米矣推而至於作文亦然打仗亦然皆視乎在上者一人之短長而眾人之習隨之爲轉移若在上者不自咎其才德之不足以移人而徒致慨上智之不可得是猶執策而歎無馬是眞無馬哉

余嘗作一聯自警云養活一團春意思撑起兩根窮骨頭又云

不怨不尤但反身爭個一壁靜勿忘勿助看平地長得萬丈高又云天下無易境天下無難境終身有樂處終身有憂處又云天下斷無易處之境遇人間那有空閑的光陰

今夜醒後心境不甚甜適於愛憎恩怨未能悉化不如昨夜之清白坦蕩遠甚夫子所稱日月至焉者或亦似此乎

近日之失由於心太弦緊無舒和之意以後作人當得一鬆字意味每思吾身能於十三字者用功倘不失晚年進境十三字者謂三經三史三子三集三寶余在京師嘗以扁其室在江西曾刻印章矣三忌者卽所謂天道忌巧天道忌盈天道忌貳也三薄者幸災樂禍一薄德也逆命億數二薄德也臆斷皂白三

薄德也三知者論語末章所謂知命知禮知言也三樂者即所謂讀書聲出金石一樂也宏奬人才誘人日進二樂也勤勞而後憩息三樂也三寡者寡言養氣寡視養神寡慾養精十三字者時時省察其猶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者乎

胸襟廣大宜從平淡二字用功人我之際須看得平功名之際須看得淡庶幾胸襟日濶

傲爲凶德驕盈爲敗徵王陽明言丹朱商均亦不過一傲耳

吾年未五十而早衰蓋以賦禀不厚而又歷年鬱邑百憂摧撼不無悶損耳此後每日須靜坐一次庶幾等一溉於湯世也

讀杜工部黄四孃家花滿蹊蘇東坡但尋牛矢覓歸路陸放翁

斜陽古柳趙家莊等詩念古人胸次瀟灑曠遠毫無渣滓何其大也余飽歷世故而胸中猶不免計較將迎又何小也

人之所以早衰者多因受質本薄而疾病憂鬱有以撼其內或讀書學道志亢而力不副識遠而行不逮又有以病其內故養生以清淨爲本

此心褊激清介殊非載福之道當力趨寬大溫潤一路

人皆爲名利勢三者所驅孟子之時蘇秦張儀公孫衍有排山倒海飛沙走石之勢而能不爲所搖眞豪傑之士足以振厲百世者矣

德成以謹言愼行爲要而敬恕誠靜勤潤六者闕一不可學成

以三經三史三子三集爛熟爲要而三實亦須提要而鈎元藝成以多作多寫爲要亦須自闢門徑不依傍古人格式功成以開疆安民爲要亦須樹人立法能是二者雖不拓疆不澤民不害其爲功也

天下事一一責報則必有大失所望佛氏因果之說不盡可信亦有有因而無果者憶蘇子瞻詩云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譬如飲不醉陶然有餘歡吾更爲添數句云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修德不求報爲文不求傳譬如飲不醉陶然有餘歡中含不盡意欲辨已忘言

讀書之道以胡氏之科條論之則經義當分小學理學詞章典

禮四門治事當分吏治軍務食貨地理四門

左季高言有孝子孝婦因其家火起舁其母靈柩於外二人平日皆不以力著婦尤孱弱蓋誠至則神應一也情急則智生二也勢激則力勁如水之可以升山矢之可以及遠三也因是以推則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矣

凡人才皆隨風氣為轉移雖賢者難自拔於風尚之外余老矣無復能有樹立但不欲開壞風氣導天下以惡習耳

氣節文章二者缺一不可

聖人有所言有所不言積善餘慶其所言者也萬事由命不由人其所不言者也禮樂政刑仁義忠信其所言者也虛無清靜

無爲自化其所不言者也吾人當以不言者爲體以所言者爲用以不言者存諸心以所言者勉諸身以莊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

日來心緒總覺不自在殆孔子所謂不仁者不可與久處約者軍中乃爭權絜勢之場又實非處約者所能濟事求其貞白不移淡泊自守而又足以驅使羣力者頗難其道爾

孔子所謂下學上達達字中必自有種洞徹無疑意味郎蘇子瞻晚年意思深遠隨處自得亦必有脫離塵垢卓然自立之趣吾困知勉行久無所得年已五十胸襟意識猶未免爲庸俗之人可愧也已

身發甫言朱子之言學得之艱苦所以爲百世之師二語深有

感於余心天下事未有不從艱苦得來而可久可大者也

憶八年所定敬恕誠靜勤潤六字課心課身之法實爲至要至

該吾近於靜字欠工夫耳

誠中形外根心生色古來有道之士其淡雅和潤無不達於面

貌余氣象未稍進豈嗜慾有未淡耶機心有未消耶當猛省於

寸衷而取驗於顏面

脩己治人之道止勤於邦儉於家言忠信行篤敬四語終身用

之有不能盡不在多亦不在深

天下凡物加倍磨治皆能變換本質別生精彩何況人之於學

但能日新又倍其功何患不變化氣質超凡入聖

左季高言凡人須從吃苦中來收積銀錢貨物固無益於子孫即收積書籍字畫亦未必不爲子孫之累

胡詠芝言凡事皆須精神貫注心有二用則不能有成余亦言軍事不日進則日退斷無中立之理

季高言姚石甫晚年頹唐之狀謂人老精力日衰以不出而任事爲妙聞之悚然汗下

凡事皆有至淺至要之道不可須臾離者因欲名其堂曰八本堂其目曰讀書以訓詁爲本詩文以聲調爲本事親以得歡心爲本養生以少惱怒爲本立身以不妄語爲本居家以不晏起

爲本居官以不要錢爲本行軍以不擾民爲本

恭讀　硃批戒余師心自用念昔己亥年進京臨別求祖父教

訓祖父以一傲字戒我今　皇上又以師心戒我當刻圖書一

方記此二端

當今之世富貴固無可圖功名亦斷難就惟有自正其心以維

風俗或可補救於萬一所謂正心者曰厚曰實厚者恕也仁也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存心之厚

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澆漓之風實者不說大話不好虛名不行

架空之事不論過高之理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浮僞之習顧亭

林所稱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者也

古人脩身治人之道不外乎勤大謙勤若文王之不遑大若舜禹之不與謙若文帝之不勝而勤謙二字尤爲徹始徹終須臾不可離之道勤所以儆惰也謙所以儆傲也能勤且謙則大字在其中矣千古之聖賢豪傑即奸雄欲有立於世者不外一勤字千古有道自得之士不外一謙字吾將守此二字以終身倘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者乎

讀修務訓中功可强成名可强立若有所會淮南子本道家者流而此篇之旨與荀子相近大抵理之足以見極者百家未嘗不相合也

天下之人稍有才智者必思有所表見以自矜異於人好勝者

此也好名者亦此也同當兵勇則思於兵勇中翹然而出其類同當長夫則思於長夫中翹然而出其類同當將官則思於將官中翹然而出其類同爲主帥則思於主帥中翹然而出其類雖才智有大小淺深之不同其不知足不安分則一也能打破此一副庸俗共有之識見而後可與言道

見得天下皆是壞人不如見得天下皆是好人存一番薰陶玉成之心使人樂於爲善余近日好言人之短故見得人多不是也

傲爲凶德凡當大任者皆以此字至於顚覆用兵者最戒驕氣惰氣作人之道亦惟驕惰二字誤事最甚

今日見三縣令因語言不合理余怒斥之甚厲頗失爲人上者泰而不驕威而不猛之義

東坡守駿莫如跛五字凡技皆當知之若一味駿快奔放必有顚躓之時一向貪美名必有大污辱之時余之以求闕名齋卽求自有缺限不滿之處亦守駿莫如跛之意也

沅弟書來言古稱君有爭臣今兄有爭弟余以居位太高虛名太大不得聞規諫之言爲慮若九弟果能隨事規諫又得一二嚴憚之友時以正言相勸勖內有直弟外有畏友庶幾其免於大戾乎居高位者何人不敗於自是何人不敗於惡聞正言

夜因武常楊令與鄭奠互訐之案頗爲鬱倔不平繼思謙抑之

道小事須力戒爭心須痛自懲艾

沅弟臨別深言馭下宜嚴治事宜速余亦深知馭軍馭吏皆莫先於嚴特恐明不旁燭則嚴不中禮耳

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身到者如作吏則親驗命盜案親查鄉里治軍則親巡營壘親冒矢石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晰大條理小條理始條理終條理先要擘得開後要括得攏是也眼到者著意看人認眞看公牘是也手到者於人之短長事之關鍵隨筆寫記以備遺忘是也口到者於使人之事警眾之辭既有公文又不憚再三苦口丁甯是也余與僚友論治事之法錄貽芋仙共證之

以才自足以能自矜則爲小人所忌亦爲君子所薄老莊之旨以此爲最要故再三言之而不已甫榮趙嬴糧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國藩每讀之不覺失笑以仲尼之溫良恭儉讓常以周公才美驕吝爲戒而老子猶曰去汝之躬矜與容智雖非事實而老氏之所惡於儒術者舉可知已莊生尤數數言此吾最愛徐無鬼篇中語曰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悅也又曰以以賢臨人未有得人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

余好讀歐陽公送徐無黨南歸序乃知古之賢者其志趣殊不願以文人自命東坡讀少陵許身稷契及舜舉十六相等句以

謂此老胸中大有事在大抵經綸雷雨關乎遭際非人力所能強至於襟期澹泊遺外聲利則學者人人可勉也

陸放翁謂得壽如得富貴初不知其所以然便躋高年余近得虛名亦不知其所以然便獲美譽古之得虛名而值時艱者往往不克保其終思此不勝大懼將具奏摺辭謝大權不敢節制四省恐蹈覆餗負乘之咎也

凡人涼薄之德約有三端最易觸犯聞人有惡德敗行聽之娓娓不倦妬功而忌名幸災而樂禍此涼德之一端也受命於天以受命於君如子受命於父而或不能受命居卑思尊日夜自謀置其身於高明之地譬諸金躍冶而以鏌鋣干將自命此涼

德之二端也胸苞清濁口不臧否者聖哲之用心也强分黑白過事激揚者文士輕薄之習優伶風切之態也而吾輩不察而效之動輒區別善惡品第高下使優者未必加勸而劣者幾無以自處此涼德之三端也余今老矣此三者當切戒之

靜中細思古今億萬年無有窮期人生其間數十寒暑僅須臾耳大地數萬里不可紀極人於其間寢處游息晝僅一室耳夜僅一榻耳古人書籍近人著述浩於煙海人生目光之所及者不過九牛之一毫耳事變萬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辦者不過太倉之一粒耳知天之長而吾所歷者短則遇憂患橫逆之來當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則遇榮利

爭奪之境當退讓以守其雌知書籍之多而吾所見者寡則不
敢以一得自喜當知擇善而約守之知事變之多而吾所辦者
少則不敢以功自矜當思舉賢而共圖之夫如是則自私自滿
之見可漸漸蠲除矣
擬將　聖祖庭訓格言及張文端公之聰訓齋語每日細閱數
則以養此和平篤實之意
讀原毀伯夷頌獲麟解雜說諸首岸然想見古人獨立千古確
乎不拔之象
大約吏事軍事餉事文事每日須以精心果力獨造幽奧直湊
單微以求進境吏事須從勤見僚屬多問外事下手軍事須從

教訓將領屢閱操練下手須從慎擇卡員比較人數下手
文事須從恬吟聲調廣徵古訓下手每日午前於吏事軍事加
意午後於詢事加意燈前於文事加意以一縷精心運用於幽
微之境縱不能日進或可免於退乎
養身之道莫大於眠食眠不必甘寢鼾睡而後爲佳但能淡然
無欲曠然無累閉目存神雖不成寐亦足以養身余多年不獲
美睡當於此加之意也
沅甫弟有自得之語曰事求可功求成出莊子以質諸余余曰不
免代天主張矣因與之言莊老自然之趣囑其遊心虛靜之域
余屢年患不安寢今春已來多得美睡豈俗所謂時好運好者

病皆除耶抑憂鬱變爲逸豫清明變爲昏濁爲衰耗之徵耶余晚年每遇節氣服歸脾湯三帖精神轉旺眠食安佳大約藥物不必盡信亦不可不信

余自三十時即不能多說話說至數十句便氣不接續神尤困倦今已二十餘年故態不改亦不加甚故知身體之強弱千態萬變未可以一事之偶強而遽信爲壽徵一事之偶弱而遽信爲衰徵也

放翁每以美睡爲樂蓋必心無愧怍而後睡夢安恬故古人每以此自課也

放翁胸次廣大蓋與陶淵明白樂天邵堯夫蘇子瞻等同其曠

逸於減虜之意養士之道千言萬語造次不離眞可謂有道之士惜余備員兵間不獲於閑靜中探討道味

陸務觀言養生之道以目光爲驗又言忿慾二字聖賢亦有之特能少忍須臾便不傷生可謂名言至論

養生之法莫大於懲忿窒慾少食多動八字

閱梁茝林中丞所作歸田瑣記言養生之道不特食宜少眠亦宜少可謂名言

閱王而農所注張子正蒙於盡性知命之旨畧有所會蓋盡其所可知者於己性也聽其不可知者於天命也易繫辭尺蠖之屈八句盡性也過此以往四句知命也農夫之服田力穡勤者

有秋稰者歛收性也爲稼湯世終歸焦爛命也愛人治人禮人性也愛之而不親治之而不治禮之而不答命也聖人之不可及處在盡性以至於命盡性猶下學之事至於命則上達矣當盡性之時功力已至十分而效驗有應有不應聖人於此淡然泊然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著力若不著力此中消息最難體驗若於性分當盡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俟命之學則以淡如泊如爲宗庶幾其近道乎

正誼堂叢書凡五十六種張清恪公輯刻也因取正誼堂中清恪公所輯程子二十篇讀之至哺時讀畢凡十卷取論語二十篇之意編採二程粹言畧分門戸類頗爲精當

張清恪公所輯朱子七篇每篇各分上下仿孟子七篇之意張
公蓋以程配孔朱配孟也
立身之道以禹墨之勤儉兼老莊之靜虛庶於修己治人之術
兩得之矣
少荃論余之短處總是儒緩與往年周弢甫所論畧同
光景似箭冉冉又過一年念德業之不進愧名位之久竊此後
當於勤儉謹信四字之外加以忍字渾字痛自箴砭以求益兼
燭之明作補牢之計
日內應酬繁多神氣昏乏若不克支持者然後知高官巨職足
以損人之智而長人之傲也

古人云其爲人也多暇日其出人也不遠矣余身當大任而月餘以來竟日暇逸公私廢閣實深慚懼惟當迅速投劾去位冀免愆尤耳

自愈耳目太短不能察吏心計太拙不能籌餉當此鉅任實不稱職深以爲愧

近來事有不如意者方寸鬱塞殊甚亦足以見器量之不閎養氣之不深也

公館內有一高亭將傾圮矣本日折去萬雀失所依棲覆巢毀卵紛紛可憐

平日於養氣上欠工夫故不能不動心欲求養氣不外自反而

縮行慊於心兩句欲求行慊於心不外清慎勤三字因將此三字各綴數語為之疏解清字曰無貪無競省事省身一介不苟鬼伏神欽慎字曰戰戰兢兢死而後已行有不得皆反諸己勤字曰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繼日此十二語者吾當守之終身遇有大憂患大拂逆之時庶幾免於尤悔耳

日內公私憂迫儳焉如不終日固由治心素欠工夫亦足見末世而當大任為人生之大不幸也

五更醒後展轉不能成寐蓋寸心為金陵甯國之賊憂悸者十分之八而因僚屬不和順愁怨憤懣者亦十之二三實則處大亂之世余所遇之僚屬尚不十分傲慢無禮而鄙懷忿恚若此

甚矣余之隘也

精力雖止八分却要用到十分權勢即有十分只可使出五分庶近勞謙二字之道

聖人之道莫大乎與人爲善以言誨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薰人是以善養人也皆與人爲善之事也然徒與人則我之善有限故又貴取諸人以爲善人有善則取以益我我有善則與以益人連環相生故善端無窮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師儒之道亦莫大乎此仲尼之學無常師即取人爲善也無行不與即與人爲善也爲之不厭即取人爲善也誨人不倦即與人爲善也念吾忝竊高位剧寇方張大難莫平惟

有就吾之所見多教數人因取人之所見還攻吾短或者藪懟斯世之善機因以挽回天地之生機乎

處人處事之所以不當者以其知之不明也若巨細周知表裏洞澈則處之自有方術矣

禮部議覆從祀聖廟一疏毛亨呂枏二人議准顏芝楊繼盛劉向鄭眾盧植議駁斷制謹嚴

修己治人之道果能常守勤儉謙信四字而又能取人爲善與人爲善以禮自治以禮治人自然寡尤寡悔鬼伏神欽特恐見道不篤問或客氣用事耳

日內讀孟子分類記出寫於每章之首如言心言性之屬目曰

性道至言言取與出處之屬目曰廉節大防言自況自許之屬
目曰抗心高望言反躬刻厲之處目曰切己反求
萬事付之空寂此心轉覺安定可知往時只在得失塲中過日
子何嘗能稍自立志哉
看書眼蒙如老人蓋安肆日偷積之至久神理都極懈弛不復
足以固肌膚束筋骸於是風寒易侵日見疲輭此不能居敬者
之不能養小體也又心不專一則雜而無主積之既久必且忮
求迭至忿慾紛來其究則搖搖如懸旌皇皇如有所失此不能
居敬者之不能養大體也是故吾人養父母之遺體舍居敬更
無他法內則專靜純一以養大體外則整齊嚴肅以養小體如

是而不自强吾不信也

近日常見得人多不是鬱鬱不平毋乃明於責人而暗於責己乎

余少時讀書見先君子於日入之後燈上之前小睡片刻夜則精神百倍余近日亦思法之日入後於竹床小睡燈後治事果覺清爽余於起居飲食按時按刻各有常度一一皆法吾祖吾父之所爲庶幾不墜家風

大君以生殺予奪之權授之督撫將帥猶東家以銀錢貨物授之店中衆夥若保舉太濫視大君之名器不甚愛惜猶之賤售浪費視東家之貨財不甚愛惜也介子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

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余則畧改之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假大君之名器以市一己之私恩乎

皖南到處食人人肉始買三十文一斤近聞增至一百二十文一斤句容二溧八十文一斤荒亂如此今年若再凶歉蒼生將無噍類矣亂世而當大任豈非人生之至不幸哉

日內鬱鬱不自得愁腸九迴者一則以餉項太絀恐金陵兵譁功敗垂成徽州賊多恐三城全失貽患江西一則以用事太久恐中外疑我擅權專利反覆籌思惟告病引退少息二三年庶幾害取其輕之義若能從此事機日順四海銷兵不用吾引退而長終山林不復出而與聞政事則公私之幸也

戶部奏摺似有意與此間爲難寸心抑鬱不自得用事太久恐疑我兵權太重利權太大意欲解去兵權引退數年以免疑謗故本日具摺請病以明不敢久握重柄之義

近來睡不成寐蓋骨月死喪之戚鬧餉內變之事金陵未盡之功江西流賊之多百端交集竟不知事變之胡底也

朱九香學使以洪範極寒極風相警余爲書答之中心惴惴不知金陵有他變否

近日省察自己短處每日間忿怨時多治事時少看書作字治私事時多察吏看稿治公事時少職分所在雖日讀古書其曠官廢弛與廢於酒色游戲者一也莊生所謂臧穀所業不同其

於亡羊均也本無知人察吏之才而又度外置之對京察褒嘉之語殊有愧矣
國家多故天氣陰雨作寒恐傷麥收又不知兵事之變何如彌覺憂皇不能自甯因集古人成語作一聯以自箴曰勉彊行道莊敬日强上句箴余近有鬱抑不平之懷不能彊勉以安命下句箴余近有懶散不振之氣不能莊敬以自奮惜强字相同不得因發音變讀而易用耳
前以八德自勉曰勤儉剛明孝信謙渾近日於勤字不能實踐於謙渾二字尤覺相遠勤儉剛明四字皆求諸己之事孝信謙渾四字皆施諸人之事孝以施於上信以施於同列謙以施於

下渾則無往不宜大約與人忿爭不可自求萬全處人是非不可過於武斷此渾字之最切於時用者耳

精神要常令有餘於事則氣充而神不散

將分內職事定一常課作口訣曰午前治事午後治公文有客隨時見查閱勤出門二更誦詩書高吟動鬼神

孟子所謂善言德行者當為後世理學諸家之源善為辭命者當為後世詞章諸家之源孔子謙不能詞命而以善言德行自許蓋在己者實有盛德至行而後能自道其所得也論語一書乃善言德行之尤著者

本年治軍毫無成效捻匪較去冬之勢更盛殊為焦灼惟一年

看書未甚間斷三禮畧有所得耳

心中鬱鬱常思解去要職以免疑謗不覺夢魘聲甚非常從人皆爲驚起自是竟夜不能安眠殊自慚學養之未深耳

余自北征以來行數千里除兗州畧好外其餘目之所見幾無一人面無饑色無一人身有完衣忝爲數省軍民之司命憂愧實深

自去年九月二十一日始讀儀禮至是粗畢老年能治此經雖嫌其晚猶勝於終不措意者昔張蒿庵三十而讀儀禮至五十九歲而通此經爲　國朝有數大儒余今五十七歲畧通此經稍增炳燭之明惟蒿庵以前明儒者窮儀禮者絕少能於荆棘

荒蕪之中獨闢康莊斯爲大難余生　本朝經學昌明之後窮此經者不下數十人有蒿菴之句讀張皐文之圖康莊共由之道而又有人以扶掖之則從事甚易矣自二十歲以後未嘗背誦經書老年將此經背誦一過亦頗有溫故知新之味

離騷三百二十四句昔年本未成誦今五日讀熟老年讀生書成誦少補缺陷亦一樂也

吾平日以儉字教人而吾近來飲食居處殊太豐厚昨聞魁時若將軍言渠家四代一品而婦女在家並未穿著綢段軟料吾家婦女當以爲法若享受太過必至折福

萬篪軒家貲百萬而日用極儉其內眷終年不辦葷菜每日書

房先生所喫之葷菜餘剩者撤下則內室喫之其母過六十後麗軒苦求始準添葷菜一樣今亂後而家不甚破子孫俱好皆省儉所惜之福也

匆匆又過一年毫無長進惟捻匪東股蕩平天下將自此復覩嘉道之盛爲之一慰而余之作書似較昔年差勝亦聊以怡老懷耳

人生苦不知足方望溪謂漢文帝之終身常若不覺自勝天子之任者最爲善形容古人心曲大抵人常懷愧對之意便是載福之器入德之門如覺天之待我過厚我愧對天君之待我過優我愧對君父母之待我過慈我愧對父母兄弟之待我過愛

我愧對兄弟朋友之待我過重我愧對朋友便覺處處皆有善氣相逢如自覺我已無愧無怍但覺他人待我太薄天待我太嗇則處處皆有戾氣相逢德以滿而損福以驕而減矣此念願刻刻懷之

昔年曾以居官四敗居家四敗書於日記以自儆惕茲恐久而遺忘再書於此與前次微有不同居官四敗曰昏惰任下者敗傲很妄爲者敗貪鄙無忌者敗反覆多詐者敗居家四敗曰婦女奢淫者敗子弟驕怠者敗兄弟不和者敗侮師慢客者敗仕宦之家不犯八敗庶有悠久氣象

古聖王制作之事無論大小精粗大抵皆本於平爭因勢善習

從俗便民救敝非此六者則不輕於制作也吾黨者志事以老莊爲體以禹墨爲用以不與不遑不稱三者爲法若再深求六者之旨而不輕於有所興作則咎戾鮮矣

一爲學之道不可輕率評譏古人惟堂上乃可制堂下之曲直惟仲尼乃可等百世之王惟學問遠過古人乃可評譏古人而等差其高下今之講理學者動好評貶漢唐諸儒而等差之講漢學者又好評貶宋儒而等差之譬如文理不通之童生而令衡閱鄉試會試之卷所定甲乙豈有當哉善學者於古人之書一一虛心涵泳而不妄加評隲斯可矣

余起程北上入覲途中觀者如堵牆家家香燭爆竹拜送戲臺

酒席路餞者在署之西爲鹽商何公遠鹽旗等二席在水西門之外爲合城紳士方伯雄等二席又有八旗佐領等及船戶等各設綵棚爲餞文武士民皆送至下關念餞送者之重人情之厚舟楫儀從之盛如好花盛開過於爛漫漸謝之期恐即相繼而至不勝惴慄

在敖陽旅店見題壁詩一首乙丑八月所作第一首蓋譏余者慣聞譽言得此即藥石矣

在京酒席應酬雖不甚多而每日疲精以徇物遠不如外省之得以自由自問胸次添出許多鄙俗之念殊無謂也

余日衰老而學無一成應作之文甚多總未能發奮爲之忝竊

虛名毫無實際慚愧之至

余生平稍致力於古文思欲有所述作今老憊而一無所成深用自傷又初到直隸頗有民望今諸事皆難振作恐虎頭蛇尾爲人所嗤尤爲內疚於心展轉慙沮刻不自安

余生平雖頗好看書總不免好名好勝之見參預其間是以無孟子深造自得一章之味無杜元凱優柔饜飫一段之趣故到老而無一書可恃無一事有成今雖暮齒衰邁當從敬靜純淡四字上痛加工夫縱不能如孟子元凱之所云但養得胸中一種恬靜書味亦稍足自適矣

近以衰老日逼學問無成日日憂鬱若無地自容者細思聖人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二者並進固未嘗偏於憂憤窮年歲也今雖一無所得亦當求所謂樂者以自適上而孔顏之樂次而周程邵朱之樂又次而陶白蘇陸之樂勉而企焉以攄吾之襟抱且憤且樂以終吾身猶愈於終日鬱悶者耳

近日每以家中人口爲慮又惦念南中諸弟各家竟日營營擾擾偶思咸豐八年四月葛畢山扶乩即已預知有是年十月三河之敗溫甫之變天下萬事皆有前定絲毫不能以人力强求紛紛思慮亦何補耶以後每日當從樂天知命四字上用功治事則日有恆課治心則純任天命兩者兼圖終吾之身而已

老年讀書如旱苗業已枯槁而汲井以灌溉雖勤無益古人所

以戒時過而後學也然果能灌溉不休則禾稼雖枯而菜蔬或不無小補耳

余回憶生平嘗尤叢集悔不勝悔而精力疲憊自問更無挽蓋之方乃作一聯云莫苦悔已往嘗尤但求此日行爲無慚神鬼休預怕後來災禍只要暮年心氣感召祥和

處逆境之道惟西銘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等句最爲親切因作韻語以自箴云心術之罪上與天通補救無術日暮道窮省躬痛改順命勇從成湯之禱申生之恭貲質之陋眾所指視䰟然自異胡不知恥記纂遺忘歌泣文史且憤且樂死而後已

古來聖哲名儒之所以彪炳宇宙者無非由於文學事功然文學則資質居其七分人力不過三分事功則運氣居其七分人力不過三分惟是盡心養性保全天之所以賦於我者若五事則完其肅乂哲謀之量五倫則盡其親義序別信之分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足充無穿窬之心而義足此則人力主持可以自占七分人生着力之處當於自占七分者黽勉求之而於僅占三分之文章事功則姑置爲緩圖焉庶好名爭勝之念可以稍息徇外爲人之私可以日消乎老年衰耄百無一成書此聊以自警

余夏間有脾困之症飯後則脾倦思睡往往於會客之時渴睡

不可忍雖云病症亦不能主敬以支撐之可愧也

記性日壞目前之事頃刻即忘因立記事冊於應記者逐日略記一二從本日爲始

近來因眼蒙常有昏瞶氣象計非靜坐別無治法因作一聯以自警云一心履薄臨深畏天之鑒畏神之格兩眼沐日浴月由靜而明由敬而強

孟子之萬物皆備張子之事天立命王文成之拔本塞源鹿忠節之認理提綱　聖祖庭訓之仁厚張文端公家書之和平每日含咀吟詠自有益於身心

細思古人工夫其效之尤著者約有四端曰慎獨則心泰曰主

敬則身强曰求仁則人悅曰思誠則神欽愼獨者遏欲不忽隱微循理不間須臾內省不疚故心泰主敬者外而整齊嚴肅內而專靜純一齊莊不懈故身强求仁者體則存心養性用則民胞物與大公無我故人悅思誠者心則忠貞不貳言則篤實不欺至誠相感故神欽四者之工夫果至則四者之效驗自臻余老矣亦尙思少致吾功以求萬一之效耳

余衰年多病目疾日深萬難挽回兒姪輩身體强壯者少古之君子修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强而後有振興之象必使人悅神欽而後有駢集之祥因書四條老年用自儆惕以補昔歲之愆并令二子各自勗勉每夜以此四條相課每月終以此四條相

稽仍寄諸姪共守以期有成焉

一曰愼獨則心安　自修之道莫難於養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惡而不能實用其力以爲善去惡則謂之自欺方寸之自欺與否蓋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獨知之故大學之誠意章兩言愼獨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去人欲以存天理則大學之所謂自慊中庸之所謂戒愼恐懼皆能切實行之卽曾子之所謂自反而縮孟子之所謂仰不愧俯不怍所謂養心莫善於寡欲皆不外乎是故能愼獨則內省不疚可以對天地質鬼神斷無行有不慊於心則餒之時人無一內愧之事則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寬平是人生第一自強之道第一尋樂之方守身

之先務也

二曰主敬則身強　敬之一字孔門持以教人春秋士大夫亦常常言之至程朱則千言萬語不離此旨內而專靜純一外而整齊嚴肅敬之工夫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氣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驗也程子所謂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畢至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饗帝蓋謂敬則無美不備也吾謂敬字切近之效尤在能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莊敬日強安肆日偷皆自然之徵應雖有癈年衰軀一遇壇廟祭獻之時戰陣危急之際亦不覺神為之悚氣為之振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強

矣若人無衆寡事無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則身體之强健又何疑乎

三曰求仁則人悦　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氣以成形我與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愛物是於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於尊官厚祿高居人上則有拯民溺救民饑之責讀書學古粗知大義即有覺後知覺後覺之責若但知自了而不知教養庶彙是於天之所以厚我者辜負甚大矣孔門教人莫大於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於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數語立者自立不懼如富人百物有餘不假外求達者四達不悖如貴人登高一呼羣山皆應

人孰不欲己立己達若能推以立人達人則與物同春矣後世論求仁者莫精於張子之西銘彼其視民胞物與宏濟羣倫皆事天者性分當然之事必如此乃可謂之人不如此則曰悖德曰賊誠如是說則雖盡立天下之人盡達天下之人而曾無善勞之足言人有不悅而歸之者乎

四曰習勞則神欽　凡人之心莫不好逸而惡勞無論貴賤智愚老少皆貪於逸而憚於勞古今之所同也人一日所著之衣所進之食與一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稱則旁人韙之鬼神許之以為彼自食其力也若農夫織婦終歲勤動以成數石之粟數尺之布而富貴之家終歲逸樂不營一業而食必珍饈衣

必錦繡酣豢高眠一呼百諾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許也其能久乎古之聖君賢相若湯之昧爽丕顯文王日昃不遑周公夜以繼日坐以待旦蓋無時不以勤勞自勵無逸一篇推之於勤則壽考逸則夭亡爲一身計則必操習技藝磨鍊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慮而後可以增智慧而長才識爲天下計則必己饑己溺一夫不獲引爲余辜大禹之周乘四載過門不入墨子之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皆極儉以奉身而極勤以救民故荀子好稱孟子墨翟之行以其勤勞也軍興以來每見人有一材一技能耐艱苦者無不見用於人見稱於時其絕無材技不慣作勞者皆唾棄於時飢凍就斃故勤則壽逸則夭勤則有材

而見用逸則無能而見棄勤則博施濟民而神祗欽仰逸則無補於人而神鬼不歆是故君子欲為人神所憑依莫大於習勞也

閱范文正公尺牘中有云千古聖賢不能免生死不能管後事一身從無中來卻從無中去誰是親疎誰是主宰既無奈何即放心逍遙任意往來如此了斷既心氣漸順五臟亦和藥方有效食方有味也祇如安樂人忽有憂事便喫食不下何況久病更憂生死更憂身後乃在大怖中飲食安可得下請寬心將息云云乃勸其中舍三哥之帖余近日多憂多慮正宜讀此一段日內因目病寸心憂灼迄無寬舒之時以是病愈難減總由少

壯不能努力老來悔憾甚多致心境愁悶異常耳

自二月杪右目失明至四十餘日不敢治事每日暇逸愧悔身閒而心亂蓋生平之一無所養甚矣

黃靜軒勸我靜坐凝神以目光凝視丹田因舉四語要訣曰但凝空心不凝住心但滅動心不滅照心又稱二語曰未死先學死有生即殺生有生謂妄念初生殺生謂立予鏟除也又謂此與孟子勿忘勿助之功相通吾謂與朱子致中和一節之注亦相通

自省目病之源在肝肝病之源則由於忮心名心不能克盡之故因在室中反復自訟

近來每苦心緒鬱悶毫無生機因思尋樂約有三端勤勞而後憩息一樂也至淡以消忮心二樂也讀書聲出金石三樂也一樂是咸豐八年所曾有志行之載於日記者二樂則近日搜求病根迄未拔去者必須於未死之前拔除淨盡乃稍安耳

養生之道視息眠食四字最爲要緊息必歸海視必垂簾食必淡節眠必虛恬歸海謂藏息於丹田氣海也垂簾謂半視不全開不苦用也虛謂心虛而無營腹虛而不滯也謹守此四者雖無醫藥丹訣而足以卻病矣

偶作聯語以自箴云禽裏還人靜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極樂生一本孟子夜氣章之意一本論語疏水曲肱章之意以絕去梏

亡嘗攖之私

近年焦慮過多無一日遊於坦蕩之天總由於名心太切俗見太重二端名心切故於學問無成德行未立不勝其愧餒俗見重故於家人之疾病子孫及兄弟子孫之有無强弱賢否不勝其縈擾用是憂惝跼蹐如繭自縛今欲去此二病須在一淡字上着意不特富貴功名及身家之順逆子孫之旺否悉由天定卽學問德行之成立與否亦大半關乎天事一槪淡而忘之庶此心稍得自在

余前有信寄筠仙云近世達官無如余之荒陋者頃筠仙信力辯此語之誣余自知甚明豈有誣乎

將周易之象及常用之字分爲條類別而錄之庶幾取象於天文地理取象於身於物者一目了然少年不學老年始爲此選淺之舉抑何陋也

前曾以四語自儆曰愼獨則心安主敬則身強求仁則人說習勞則神欽近日又添四語曰內訟以去惡曰日新以希天曰宏獎以育才曰貞勝以蒙難與前此四語互相表裏而下手工夫各有切要之處不知垂老尙能實踐一二否

古來聖哲胸懷極廣而可達天德者約有數端如篤恭修己而生睿智程子之說也至誠感神而致前知子思之訓也安貧樂道而潤身睟面孔顏曾孟之旨也觀物閒吟而意適神恬陶白

蘇陸之趣也自恨少壯不知努力老年常多悔懼於古人心境不能領取一二反復尋思歎喟無已以上日記

求闕齋弟子記卷十九